

徐梅:我是追风人,从不等风来

杭州小花求学记

小学快毕业时,我参加了一场高难度的统一考试,杭州所有小孩子都在为进入一所新成立的精英中学而挤破头。老师告诉我,这所学校锚定外语学习,但那时的我不知背后深意,只觉得年龄越大,学业越难,不过我自己的能力也越有信心。我有点怨恨生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,因为我是老二,就得承担她的负担,什么都要听她的。所以,我欣然接受了这一绝佳机会,隐约还预感自己会脱胎换骨。

此时,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。国家急需大批的外交人才,因此,国家决定开设八所外国语学校来培养外交官员队伍。入学竞争异常激烈。杭州的每一所小学都推选了若干名优秀学生参加考试,最终只有少数学生有资格进入艰难的口语测试。

12岁那年,也就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将近一年后,我成为中国外语学校的第一批学生。一想到即将搬到寄宿学校,和同龄人一起生活、睡觉和学习,我就无比激动。不幸的是这种兴奋很快就消失了,因为我发现课业难度超乎想象。再这么下去,等着我的就只有失败了,所以我采取了新策略。老师在课上向其他同学提问时,我都会小声回答,免得影响别人。但老师仍然能听到我的声音。渐渐地,他们不再听被叫到的学生的回答,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。实际上,我接受了整

这是一个关于勇气、韧性与梦想的真实故事。有着“华裔香薰女王”之称的徐梅,其自传《我是追风人 从不等风来》中文版近日正式上市,首度向国内读者揭开她这段横跨太平洋的奋斗传奇。

徐梅出生于杭州,自幼怀揣外交理想,北外毕业后赴美攻读新闻学硕士。1994年,她勇敢地辞去大公司的工作,从中国进口家居产品起步,意外发现蜡烛市场的巨大潜力。从西子湖畔到切萨皮克海湾,徐梅凭借对时尚与设计的敏锐嗅觉,创造出独特雪花纹理与自然香氛结合的蜡烛,打破传统审美,迅速风靡美国市场。她的产品成为美国家居装饰的“必备单品”,年销售额突破千万美元。

在《我是追风人 从不等风来》这本书中,徐梅以坦诚的笔触还原亲身经历,诠释逆袭法则——破局者永远在颠覆现状、重构规则;真正的强者总是主动出击、抓住风口的每个机会。

以下内容摘自该书第一、二章。



整一学期的一对一辅导。老师看到了我对知识的渴求,经常给我“开小灶”。就这样我挤入了班级前几名,在语言方面也变得更加自信。

寄宿学校生涯即将进入尾声,我和同学们都在为前途发愁。我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外交官。学校推荐我参加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面试。北外在中国可是顶尖的外语学习殿堂,培养的外交官人数最多。几天后,一位老师带来了好消息:徐梅被录取了!1985年9月,我和四个同班同学——两男两女,在北京开启了语言学习生涯。

从家居产品开始

1992年12月,我在马里兰大学获得了新闻学硕士学位,但正好赶上了

美国经济衰退。如果找不到工作,我就得回国。谢天谢地,1993年1月,我在纽约一家名为美中互利的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。我很感激得到这份工作,但要说到满意,实在是谈不上。说白了,出口经理助理就是一个和各种文件打交道的文员角色。除了大量的文书工作,我还需要在周末和晚上接待来自国内医院的买家,陪他们参观美国工厂、评估医疗设备。而我辛辛苦苦做这一切,年薪也不过是19000美元,远低于我在国内做兼职时的水平。

我在纽约过得浑浑噩噩,几乎没有注意到,随着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演化,室内设计的改革运动正悄然兴起。整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各国各地区联系日益紧密、全球化纵深发

展、文化交融不断。

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开始注意到这些趋势,我也不再执着于外交事业,开始在全球寻找商机,特别是涉及中美贸易的机会。我开展了初步市场调查,发现中国工厂人力便宜,设施也足以生产从床上用品到家具、装饰照明等任何产品。我和王勇(我当时的丈夫)对目前的工作都不满意,于是深入研究了这些趋势。我们努力寻找潜在的小众市场,而且注意到,尽管家电及时装行业竞争激烈,但来自中国的家居产品还是饱和和。有一天,我们不由自主地对彼此说:“试试进口吧,从家居产品开始。”

当热爱走进事业

1994年4月,我们双双辞去工作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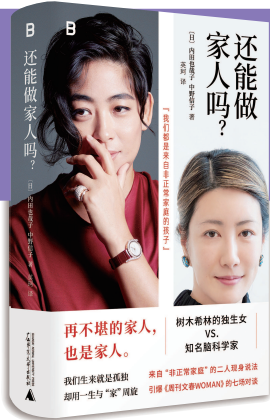
开启了创业生活。王勇和我倾尽储蓄,又从父母、朋友那里借了点钱,我们的公司便在跌跌撞撞中起步了。当年9月,我们参加了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礼品展,很多人对我们的样品感兴趣,60%到70%的订单都是蜡烛。在为期四天的展会期间,几乎每一份零售店订单上都有蜡烛。原来蜡烛在美国这么受欢迎!一家来自田纳西州的连锁店在一场展会上认识我们后,在秋季和假日订购了价值约10万美元的蜡烛。回忆那段日子,我还是感到不可思议,蜡烛竟然产生了这么热烈的反响,我们在第一年内就交付了如此庞大的订单。到1994年年底,我们的订单价值已经超过50万美元,而且正式实现盈利。

1995年1月,我们前往芝加哥,参加全国家居物品展。客户越来越多,到展会结束时,全美约有600家夫妻零售商会和两三家大型百货公司成了我的客户。我把现代家居装饰的理念融入蜡烛生产中,就像是时装业做纺织品和欧洲人做家居装饰一样,一切都似乎触手可及。不过,最重要的创新在于设计。我不喜欢批量生产的锥形蜡烛,这种蜡烛的表面像塑料一样,我想让蜡烛的表面富有纹理。从小我就喜欢光滑、带有一定色泽的丝绸质地和柔软的亚麻质地,现在长大了,这种热爱终于走进了我的事业。那天我情绪激动,几乎要哭了,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公司的市场定位和我广阔的人生目标。

我的创业梦从此开启了新篇。

在情感裂痕中照见自我疗愈之路

《还能做家人吗?》新书分享会上众嘉宾直面“非正常家庭”的种种“不堪”



当代社会,家庭与亲密关系的议题始终牵动着每个人的情感神经。前不久,《还能做家人吗?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单向空间举行。书中,日本星二代内田也哉子与脑科学家中野信子,以七次深度对谈揭开“非正常家庭”的成长伤痕与自我疗愈之路。

分享会上,蒋方舟、吴丹等嘉宾坦诚披露自身经历:从疏离的父女情,到控制欲母亲塑造的“女性联盟”,再到明星父母分居45年的矛盾婚姻——这些非典型家庭样本,恰恰印证了“正常家庭本无标准模板”的现实。

《还能做家人吗?》如同一面棱镜,让每个在亲密关系中挣扎的人照见自己:原生创伤或许无法磨灭,但通过坦诚对话与自我觉察,我们终能在痛苦中破茧,于关系的旷野中长出独属自己的生命之树。

作者之一的内田也哉子成长于一

个被镁光灯长期照亮的“非正常家庭”。那位她从小到大仅共处过几十小时的父亲外遇不断,品性不端;母亲树木希林却始终未放弃他身上那“一点纯粹”,两人分居45年却从未离婚——这段婚姻摇摇欲坠,却又真实存在。

对于树木希林的婚姻是否幸福,作家蒋方舟坦言,树木希林与内田裕也的结合或许不稳固,“他们每天吵得头破血流,但我们看到的是树木希林成为了一个更强健、更能做自己的特立独行的人,她对女儿的教育在结构上也是成功的。所以,谁又有资格指责她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呢?”

以下从书中摘选的一节内容,读者可一窥一个非典型家庭的夫妻相处方式。

分居45年的婚姻

妻子树木希林扶持了丈夫内田裕也一辈子。婚后45年的时间里几乎都是分居,没收到过来自丈夫哪怕一分钱,还始终为他支付着各种保险和税金,甚至给他提供住所。

丈夫被逮捕过三次。对于多次被逮捕一事,妻子只是淡淡地说:“我只尽到合法夫妻的责任为止。今后该如何跟他



相处,只能到时候再看了。我还是能看到他身上的那么一点很纯粹的东西。”

我们很容易感慨:这未免也太爱了吧!在两人去世后的遗物中,我们发现了一张旧传真。那是妻子在丈夫73岁生日的早上发给他的。这可是在丈夫的遗物中发现的啊!也就是说,那个看似无情的内田裕也,竟然一直珍藏着树木希林在六年前发给他的传真。这对夫妻的缘分开始于1973年的夏天。相识的第二天,裕也就说“做我的妻子吧”,这就算求婚了。五十天后他

们正式结为夫妻。随后仅仅在一起生活了一两个月,怀着身孕的希林就把裕也赶出了家门。即便如此,在女儿的神社参拜等重要的纪念日,希林还是会去照相馆拍全家福。女儿的婚礼,他自己的花甲寿诞,希林的紫绶褒章……到小孙子开始能够自己吃饭为止,摇滚巨星裕也怎么看都是个慈祥的好爷爷。

希林生前特别中意内田家墓地所在的寺庙,寺庙内有一棵樱花树。在寺庙四周金桂飘香的季节里,希林安静地踏上了旅途。没等到第二年的樱花

盛开,裕也也随她而去了。丈夫被装进了比妻子的稍大一点的骨灰盒,静静地在她身旁安住了下来。

“正常家庭”没有标准模板

相较树木希林与内田裕也的婚姻,蒋方舟反思自己父母的关系则是稳固却灵魂难以契合:“我小时候总觉得我爸爸配不上我妈妈,但这两年我意识到,他的‘超觉钝感力’恰恰是我们家的稳定支点。无论我们母女经历多么严重的精神风暴,他的钝感总能把我们拉回现实的日常。”

主持人吴丹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:小时候与父亲疏离至极,记忆中甚至没有一次牵手或拥抱。父亲去世后,她选择原谅,也逐渐理解——“原谅是给自己一个抱抱,放下、成长、跨过去,然后告诉自己‘没关系’。”正是这些经历,让她学会了独立。如今,她从事着喜爱的事业,有情绪稳定的伴侣。

其他嘉宾也围绕书中的几个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:即便再不堪的家人,依然是家人;即使原生家庭遍布伤痕,人们仍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可能。毕竟所有亲密关系,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照见自己、塑造自我。